

THE MOST EVIL
WOMEN
IN HISTORY

历史上
最邪恶
的女人

(英) 谢莉·克莱因 ● 著

明焰 文慧静 ● 译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上最邪恶的女人[英]谢莉·克莱因 著;明焰 文慧静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2

ISBN 7-5060-1917-5

I.历... II.①克...②明...③文慧...III.女性—列传—世界 IV.K8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47569号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3 by

Michael O'Mara Books Limited

9 Lion Yard, Tremadoc Road

London SW4 7NQ

Copyright © 2003 by Michael O'Mara Books Limited

特约编辑:李晋西

封面设计:杨建生

版式设计:杨建生 闫志杰

历史上最邪恶的女人

LISHISHANGZUIXIEEDENVREN

[英]谢莉·克莱因 著 明焰 文慧静 译

原书名: The Most Evil Women in History

原作者: Shelley Klei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4-1171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6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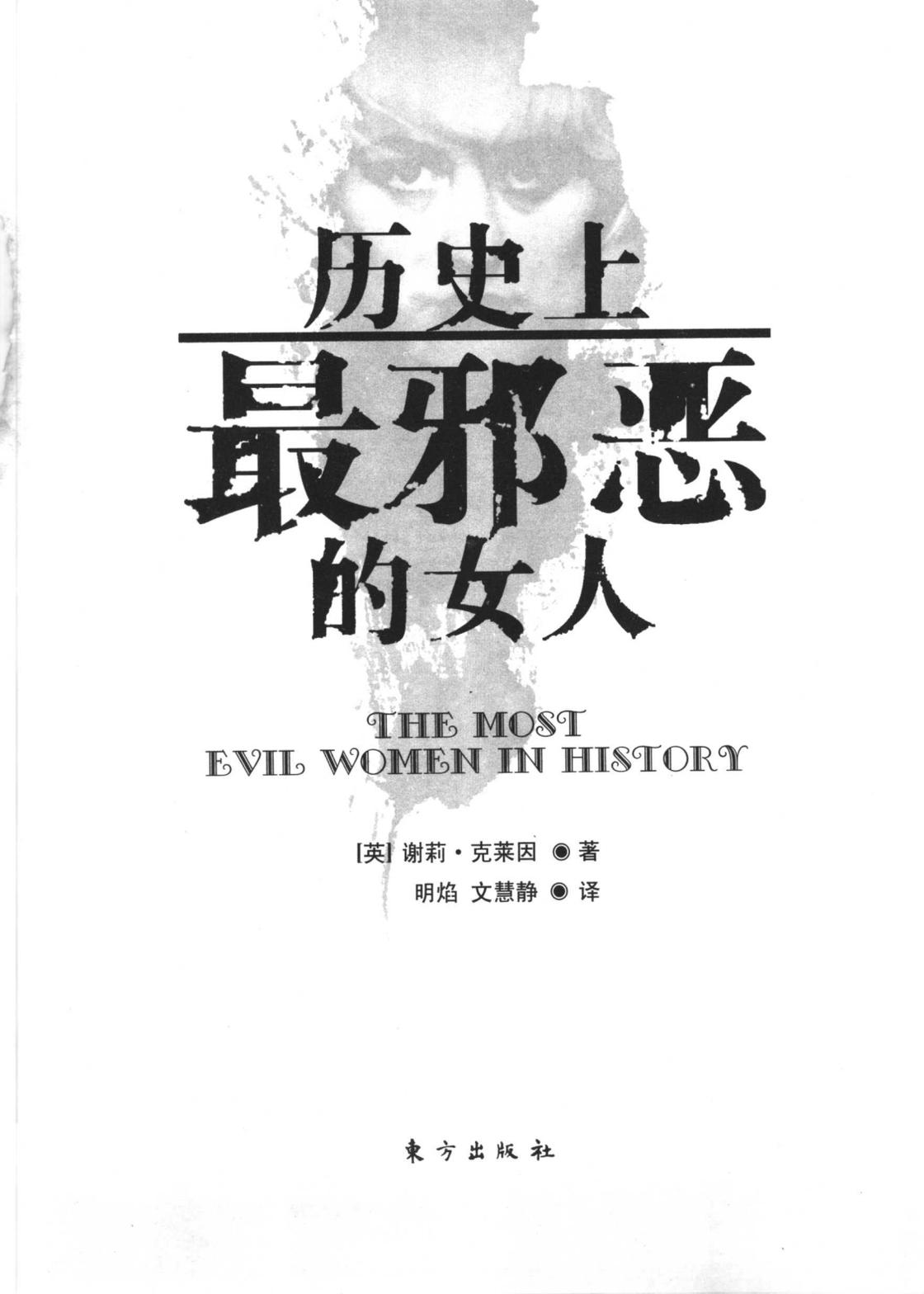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毫米 1/16开

印张: 16

字数: 200千字

ISBN: 7-5060-1917-5

定价: 26.00元



历史上
最邪恶
的女人

THE MOST
EVIL WOMEN IN HISTORY

[英] 谢莉·克莱因 ● 著

明焰 文慧静 ● 译

东方出版社

evil

1. 道德败坏的, 邪恶的: 邪恶的统治者;
2. 不幸的, 造成伤害的: 恶毒的计划;
3. 无幸的, 倒霉的: 厄运;
4. (脾气, 性情等)脾气坏的, 暴躁的: 凶暴;
5. 不受好评的, 臭名昭著的: 恶名声;
6. 讨厌的, 使人不适服的: 臭味;
7. 邪恶, 罪恶, 恶行: 战争的罪恶;
8. 邪恶的力量, 祸害: 在这个世界上, 邪恶的势力仍然很强大。

——《牛津英语辞典》

不了解病态女人的人不算真正了解女人。

——S·韦尔·米切尔

自从夏娃从伊甸园的智慧果树上摘下禁果后，女性从此就拥有了或者说蒙受着不正常的双重分裂人格（究竟是拥有抑或是蒙受，取决于你的看法）。她们承担着生育后代的责任，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第二天性，因此人们常常把女性和温顺、美好、柔弱联系在一起。但一旦女人偏离这条轨道，犯下了通常为男性所犯的罪行时，那么她不仅要为罪行本身，更要为其女人身份备受谴责。她怎么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来呢？人们这样惊呼，实际上人们的潜台词往往是：一个女人怎么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来呢？这不是太反常了吗？她肯定是个丧失人性的恶魔。

此书收录了十五个不同时期的女罪人。她们犯下的罪行一度玷污了历史。她们中有古罗马皇后，有心怀嫉恨的普通人家的女儿，还有生活寂寞的家庭主妇。她们身为女人这一事实是否使她们的罪行显得比男犯更凶残，这一点有待争议，但毫无疑问，她们的罪行本身已然骇人听闻。

根据她们犯下的滔天大罪，我们粗略地把这些女人大致分为几个类型。当然这种划分有它的缺陷，因为有些女人的罪行同时跨了

几个类型。虽然存在争议，我们还是把莉齐·博登和奥德利·玛丽·希利归入“为了钱财而犯罪”的女人，将瓦莱里亚·梅萨利纳、阿格丽派娜和中国的慈禧太后归类为“阴毒的皇后”。而其实她们三个女人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马达加斯加的拉娜瓦罗娜女王以及罗马尼亚的埃琳娜·齐奥塞斯库这些“人民的公敌”也有不少共同之处。玛丽·安·科顿，玛丽·诺埃和罗斯·韦斯特的所作所为明显是“坏母亲”的类型——读者如果认为用“最糟糕的母亲”一词更为合适，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其他几个女人也许不过是“媒体的受害者”，以及社会偏见的牺牲品，格雷丝·马克斯和艾琳·卡罗尔·沃尔诺斯就是典型——要不是她俩都死了，她们都将成为有力的例子。最后的一类女人，如迈拉·欣德利和卡拉·霍穆尔卡，她们极度迷恋自己的性伴侣，为了能和情人在一起，她们自甘堕落，铤而走险，不惜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在这两个女人的案例中，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她们的情人都是男性。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而非按时间顺序来划分编排此书的，因为如果仅仅按时间先后来编排的话，就不能很好地探讨和诠释这些女人及其罪行的本质所在。

此书所述的罪行残忍恶毒，内中涉及强奸、蹂躏，还有投毒等。这些女人的行径无一例外地违背了女性的美德。但是，除此之外，仇视外国的马达加斯加女王的罪行和一个郊区家庭主妇的所作所为有可比性吗？同样，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农奴的残酷欺压与玛丽·诺埃无情折磨儿子，慈禧太后杀害成百上千的外国人与罗斯·韦斯特的连环谋杀又能相提并论吗？死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同伙手中的人没有几千，也至少上百，但他们的暴行在当时被看成是一种正当行为。同样，在罗马皇后瓦莱里亚·梅萨利纳和小阿格丽派娜的那个时代，谋杀同样是不受到制裁的，谋杀并非什么不寻常的罪行，因为

这是除去政治对手的最好办法。如果你不把敌人杀掉，就肯定会被敌人谋杀。这并不是说这些有权势的女人不够卑鄙凶残，但她们行事所依据的道德规范确实使她们与现代的罗斯·韦斯特和卡拉·霍穆尔卡有所区别。

如果梅萨利纳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不受指控，那么埃琳娜·齐奥塞斯库呢？她生于1919年，与丈夫一起统治着20世纪70、80年代的罗马尼亚，因此她不能用身处在不文明年代的借口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所以，如果世上有“邪恶”这一事物的话，埃琳娜·齐奥塞斯库无疑就是邪恶的化身。尽管她从未亲手参与屠杀，但依她的命令，成千上万的儿童被送到条件恶劣的孤儿院，致使许多孩子长期遭受病痛折磨，最后痛苦地死去。此外，在她的统治下，罗马尼亚彻底走向贫困，而她和亲信们却奢侈挥霍，享受着进口的衣服和食物。在审判席上，她的辩护律师建议她说自己患有精神病，但她至死傲慢不倨，拒绝这样做。就她个人来说，这是个最大的错误，但对罗马尼亚来说，这是件幸事。正如她的辩护律师尼科·特奥多雷斯库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的那样，“当我看到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后，作为一个律师我没有任何感觉。但作为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我和每个罗马尼亚人一样，感到欢欣鼓舞。这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圣诞节。”

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埃琳娜·齐奥塞斯库患有精神病，那么悲哀的是，其他几个女人明显患有精神病。例如，本书谈到的两个女人奥德丽·玛丽·希利和玛丽·诺埃，她们均表现出精神错乱的病症。虽然她们的精神问题并不完全是犯罪的原因，但这或多或少导致了她们的犯罪。奥德丽·玛丽·希利尤其如此，我们本该给她提供心理治疗而不是把她禁闭在监狱里，这样也许她能好起来。因为如果我们要

把当今的社会称之为“文明的社会”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在惩罚他们的同时）对我们的罪犯有一点点尊重。

英国罪孽最深重的犯人莫过于2002年死去的迈拉·欣德利。众所周知，欣德利和同谋犯伊恩·布雷迪总共杀害了4个孩子和一个年仅17岁的男孩。她入狱后的生活被写成了一本书。人们谴责她是个变态狂——一个谋杀孩子的女人——欣德利很快成了“变态”的代名词。人们在书中可以看到欣德利的大头像：她挑衅地瞪着照相机镜头，头发染成了金黄色，板着一张比钉子还要生硬的脸。“看着我，”照片似乎在尖叫，“我就是我。”每一次欣德利企图获得假释，许多请愿书和抗议信就如同雪片般飞到唐宁街，电视上也播放对受害孩子家长们的访谈。人们是如此的愤慨，以至于内政大臣不敢在保释单上签字。然而，在这样一个文明社会，监狱制度的宗旨是改造犯人，因此不给犯人应有的权利不免有失公正。当然，欣德利本来应该和犯下类似罪行的男囚犯一样，在认罪和服刑后获得假释。但究竟什么原因让欣德利和同谋犯得到不同的惩罚呢？惟一能说得通的答案是：她是个丧失了人性的女人。女人是不杀孩子的，因此谋杀孩子的女人就不能称之为女人，但她也不能称之为男人。她是一个另类，一个不能被社会接纳的角色，所以人们也不允许她回归社会。实际上，她很像维多利亚时代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人物伯莎·梅森，一个无论如何要将其监禁的疯女人。

本书也收录了维多利亚时代的3个女谋杀犯。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世界上一切错事都是社会惹的祸。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呼喊近乎空洞愚蠢。但是莉齐·博登，格雷斯·马克斯，玛丽·安·科顿的案例却都与她们的社会地位有关。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除非她很幸运，通常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依靠她们的父亲、兄弟和

丈夫。女人没有选举权，她们的工作机会只限于工厂和家政服务。甚至在婚后，女人不能保留自己的财产。由于受到各方面的束缚，生活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特别艰难。要不然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科顿、马克斯和博登走上犯罪道路呢？

从表面看，莉齐·博登的犯罪动机是为了继承财产，但也可以说她杀死生父是为了摆脱多年来家长制的桎梏。然而，格雷斯·马克斯却没有这样一个富有的父亲给她提供饱暖的生活，她得出去做女佣养活自己。她犯罪时年仅16岁，低微的“打杂女佣”地位以及对另一个趋炎附势女佣的嫉妒让她犯下了暴行。这一暴行既可以看成是她对贫困生活的反抗，也可以看作是对受害者的一种斗争。玛丽·安·科顿杀死了难以计数的丈夫和孩子，她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犯罪的呢？钱财也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害怕陷入极端贫困的科顿不断地杀死亲人只是为了逃离令她蒙羞、带给她耻辱的维多利亚时代济贫院的生活。

奇怪的是，引用本书最近几个谋杀犯的话说，“害怕蒙羞”是导致她们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卡拉·霍穆尔卡在认清丈夫的真实面目后为什么不敢早一点自首，原因是（据她自己说）害怕自己一旦暴露了罪行后会失去双亲的爱，会被社会唾弃。妻子受虐综合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每年夺去世界上许多女人性命的原因之一），但将其作为参与蹂躏、强奸和谋杀的原因也是说不通的。当然这个问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卡拉·霍穆尔卡没有遇见保罗·伯纳多，她会不会犯下这些罪行呢？确实，这个问题适用于这里列举的所有女人。如果罗丝·韦斯特没有遇见弗雷德·韦斯特，她现在会在服十年的刑吗？如果迈拉·欣德利没有遇见伊恩·布雷迪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如果格雷斯·马克斯没有遇见詹姆斯·麦克德莫特

又会怎样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依然是个重要的话题，因为一般来说，女人谋杀一个以上人的罪行（除了家庭谋杀外）往往是团伙的行为。

艾琳·卡罗尔·沃尔诺斯却是个例外。当佛罗里达州的警方开始意识到有一个连环杀人犯逍遥法外时，他们开始都认定罪犯是个男性。七名受害者被跟踪后死于枪杀，人们很自然会认为男人是最大的嫌疑犯。因为枪杀和连环谋杀往往和男性联系在一起。一个女人犯下这么多一反常规的罪行以至于好莱坞后来利用这个故事拍摄了好几部电影。

然而，笼统地说，我们必须指出女人并不是一个较之于男性更危险的性别。事实上，这些女罪犯所占的比例还不到世界上连环杀手的百分之二。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她们在报纸上引起的轰动和她们的罪行并无太大的关联，而是同我们上面提到的性别有更大的联系。毕竟，在莉齐·博登的审判庭上，法官是这样结束审判的：如果陪审团判定指控她的罪名成立，陪审团成员们必须相信她是个“残暴的恶人”——一个另类。之后法官要求陪审团成员们（都是男性）看着被告，并问他们：莉齐是否像个残暴的恶魔。显然她不像恶魔，于是她最后被宣判无罪。

如果一个女性站在法官面前被判为无罪，那很好。但是，如果她被判有罪，那么最好还是根据其犯下的罪行，给这个女魔鬼处以绞刑。

谢莉·克莱因
2003年4月

前言	5
莉齐·博登	
福尔里弗谋杀案	13
奥德丽·玛丽·希利	
秘密与谎言	29
瓦莱里亚·梅萨利纳	
罗马的洛丽塔	45
阿格丽派娜(小)	
下毒皇后	59
慈禧	
龙皇后	74
叶卡捷琳娜二世	
俄国女皇	91
拉娜瓦罗娜女王一世	
马达加斯加的血腥玛丽	106

埃琳娜·齐奥塞斯库	
罗马尼亚第一夫人	120
玛丽·安·科顿	
黑寡妇	139
玛丽·诺埃	
不幸的母亲	152
罗丝·韦斯特	
恐怖之屋	168
格雷斯·马克斯	
放荡少女	187
艾琳·卡罗尔·沃尔诺斯	
女魔头	203
迈拉·欣德利	
邪恶之脸	219
卡拉·霍穆尔卡	
罪孽夫妻	238

福尔里弗谋杀案

莉齐·博登

莉齐·博登拿了一把斧子，
砍了继母四十下，
看到自己做的事情，
她又给了爸爸四十一下。

——维多利亚时代童谣

莉齐·博登

——福尔里弗谋杀案

莉齐·博登拿了一把斧子，
砍了继母四十下，
看到自己做的事情，
她又给了爸爸四十一下。

——维多利亚时代童谣

1892年8月4日上午11点15分，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名为福尔里弗的死气沉沉的小镇，发生了美国最令人发指的谋杀案，有两人在此案中被杀害。凶手的作案手段如果不能算是出乎人们想像的，也肯定是最残忍的，19世纪的犯罪年鉴如果不把这起案件记录在案，是不完整的。这起谋杀案的审理得到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报道，主要嫌疑犯莉齐·博登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莉齐·博登于1860年7月19日出生在福尔里弗镇，父母是安德鲁·博登和萨拉·博登。安德鲁·博登原先是一名殡仪员，同时也很有生意头脑，他攒了钱投资房地产。到1892年的时候他已经很富有了：拥有好几处房地产，并身兼几家银行董事会的董事。从照片上看他很瘦，头发灰白，嘴角往下撇，是典型的19世纪年高德昭

的家长形象：自以为是，严肃，节俭，阴郁且不近人情。对于他的妻子萨拉·博登，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她生了两个女儿：爱玛和莉齐，而且于1863年死于子宫充血引起的并发症，当时莉齐只有三岁。40岁时安德鲁·博登娶了第二任妻子，阿比·德弗利·格雷。当时的记述表明她是一个很害羞的女人，敦实粗壮但也颇有姿色。她的丈夫虽然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但据说对她却颇为宠爱。不幸的是他的女儿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她们对这位继母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心怀憎恨，把她看成是她们获得合法遗产的一个绊脚石。而且，尽管安德鲁·博登很富有，他却选择在一个破败寒酸的小区居住，他们狭促的生活环境很可能加深了这种憎恨。

福尔里弗不是一个美丽宜人的城镇。它的主要工业是棉纺织业，附近有好几个棉纺厂。安德鲁·博登家的房子在第二街92号。那是一幢很狭窄的楼房，两侧也是狭窄的建筑，给人的印象是整条街道在修建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空间的合理安排和采光需求。屋里比外边好不到哪去，里头也没有什么装饰摆设，楼下是厨房、客厅和饭厅，楼上有四个卧室，一个更衣室和一个阁楼。主卧室、更衣室与其他卧室之间的相通的那道门闭上了，这样要到主卧室去只有通过后边的梯子，而去其他卧室则要走前面的梯子，这样一来楼上就分成了两个独立的部分，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家庭成员间关系的紧张。那道门两边都一直闭着，这证明博登一家的关系在谋杀发生前是何等地不融洽。1892年第二街92号的布局就是这样。在这个家庭只有一个外人，那是一个名叫布里奇特·沙利文的爱尔兰女仆，她负责所有家务。那年布里奇特·沙利文26岁，在博登家做了近三年。她对这个家庭的两个女儿都很了解，而且据记载，她们三人相处融洽。莉齐·博登相貌平平，她头发很浓密，红棕色，眼睛浅蓝色，而且跟她继母一样，腰比较粗。然而她们之间的相似也仅限于此，莉齐跟阿比·德弗利·格雷不一样，她很喜欢社交。她在主日学校任教，并担任